



心中的柚叶永远清凉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陈建红

正是酷暑时节，很多人都都在喊热得遭不住，纷纷躲到深山丛林中去避暑。

我当然也觉得热，只不过心头自有秋凉，没想过非要跑老远。

几十年了，我一直记得母亲在深秋时节说过的一句话。那天，母亲把晒干的柚叶系在窗前，喃喃地说：“小女，这柚子叶丢不得哟，它们是会呼吸的药，到了夏天睡觉放肚子上，心头就凉快了。”停了一会，又意味深长地补了一句：“人活一世，就跟这柚叶差不多，苦能化甜，痛能成药。”

我记得柚叶，是因为还在我七八岁的时候，母亲的气痛病总在夜半发作。

母亲蜷缩在床沿边缘，疼痛袭上她的眉梢，将一张原本温柔秀丽的脸庞，扭曲成随风撕裂的样子，额角的汗珠一滴一滴坠落，在粗布床单上渗出深褐色的斑痕。紧要时刻，院坝头那棵老柚树就发挥了救星的作用，成了母亲的“活药箱”。那一片片柚叶，多次让母亲化险为夷。

那晚，父亲像一阵风的冲出门，直奔老柚树，招呼我快点跟着他。

第一次随父亲摘柚叶时，我攥着竹篮的手心沁出汗珠。

木梯靠上树干，父亲的膝盖发出细微的“咔嚓”声，像铰链般稳稳地将梯脚垫实。我数着数，紧张地望着他爬上梯子，默默地数到第七节时，就听见他喊我：“小女，接住这叶子，抓紧点哈。”我慌忙伸出手，指尖触到柚叶片的刹那，犹如触到了父亲掌心的老茧，粗粝却温暖。叶片边缘的锯齿轻轻划过掌心，带来一丝微痒的刺痛，却让我莫名心安。

归家后，父亲将柚叶洗净，一半与生姜、艾草一同熬汤，让母亲喝下，另一半铺在碗面，下面是火红的柚炭，苦气蒸腾而上，裹着柚叶背面密布的腺点，在土墙上凝成细密的露珠。

父亲再用厚布包住炭碗，将柚叶的一面贴在母亲肚子上。母亲伸出满是老茧的手，将烘得发烫的叶包按在腹部，疼痛的喘息渐渐化作几声轻叹。我知道，那些平时不起眼的柚叶，此刻正在缓解母亲的疼痛，心里觉得既神奇，又无比欣慰。

等身体完全恢复后，母亲就把我拉到跟前，捏着我的小手说：“小女，柚叶昔遇热会释放，药性才能透进经脉，老辈人讲，这叫‘以苦引苦，通则不痛’。”

雨天摘叶最是艰难。父亲深一脚浅一脚地蹬过泥泞，木梯“吱呀”地响。雨水顺着父亲的发梢成串滑落，滴在衣领上，很快便将整件衣衫浸透，他嶙峋的肩胛骨若隐若现。

“别急，慢慢来。”父亲用镰刀轻轻钩住一根细枝，刀刃在雨中泛着冷光。我踮脚去够叶片，却总差半寸，雨水模糊了

视线，分不清是泪还是雨。父亲的手臂在夜色中微微抖动，稳稳地托住枝干，也托起了秋夜的月光。

老柚树的枝干被年复一年的采摘磨出伤痕，却依然倔强地托举着枝叶，像母亲永不弯曲的背脊。

对我最大的那次考验，是父亲去镇上卖山货的那个晚上，母亲的痛症来得格外凶猛。

她咬住褪色的枕巾，不住地呻吟，痛得在床上滚来滚去。我站在床边手足无措，只能紧紧攥着母亲的手，感受着掌心温度的点点流失，像是握着一块正在融化的冰。

墙上的木梯影子在煤油灯下摇晃，我忽然意识到，必须靠自己了！

秋夜无星，老柚树在月光下散开它强壮的影子，像个憨厚的巨人在守望我们全家人。木梯靠上树干的刹那，“咯吱”声惊飞了栖息的夜鸟，它们的翅膀划破夜空，留下一串清脆的啼鸣。我踩上第一级横挡，青苔的触感像母亲掌心的温度，让我稍稍安定。爬到第五级时，木梯突然有些晃动，我一惊，死死抓住一段枝干，心跳得“砰砰”的，像是要撞破胸腔。

我将手指伸向叶片，抓稳。那一刻，我忽然不再害怕，我感觉到老柚树和父亲一样，都在默默守护着我。

第一次完成独自摘叶的夜晚，我望着母亲渐渐舒展的眉头，头一回感觉到了一种自豪。那些曾经以为无法跨越的恐惧，在爱的驱使下，都化作了不顾一切向前冲的勇气。多年后我成为一名教师，在有意梳理自己那个夜晚

的无畏时，

云端天路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王承军

重庆石柱大堡梁风电场，有一段被誉为“云端天路”的刀背梁公路，险如刀锋，在霞光和流云的浸染下美如仙境。朋友多次邀我去领略那段人与自然合力打造的“顶峰”之作，却一直未能成行。直至前不久，才有幸目睹“云端天路”真容。

出发前，朋友叮嘱：“刀背梁可不是普通的路，驾驶一定不能分心。”我并未把朋友的提醒当回事，一脚油门，便驶向刀背梁。

刀背梁在七曜山上，是一条悬挂于六塘乡至大风门的山脊公路。这条山脊最高峰1800多米，最低峰约1500米。山脊两侧是笔直陡峭深不见底的悬崖，仿佛被巨斧劈开一般。从空中俯瞰，这条“天路”犹如一把刀架在山脊上，行云流水般穿过连绵叠嶂的山峦，直通云雾深处。

上山的公路斗折蛇行，脚在油门和刹车间不停游移，方向盘握得能拧出水来。当那些托着“家当”的摄影爱好者或露营小年轻们骑着摩托几乎贴着车身呼啸而过时，吓得我一身冷汗，嘴里还不忘冒一句“你娃猫杀”。此时，我才明白朋友先前的提醒并不多余。

随着海拔升高，气温也从凉爽转为清寒。车窗外，呼啸山风仿佛找到了归宿，性格不再暴躁。远处，白色的风力发电机叶片缓缓旋转，像巨人手臂轻轻舞动。朋友说，这就是大堡梁风电场，而刀背梁公路正是为建风电场而修的。

站上海拔1823米的观景台，放眼望去，初夏的刀背梁，褪去了春日的姹紫嫣红，换上一身葱郁的绿装。蓝天如洗，青山如黛，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草木的清香。深吸一口气，胸腔里仿佛灌满了绿意，整个人都轻盈起来。而散落在山巅的风电机组，阳光穿过它旋转的白色长臂，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，如同碎金洒

落。山岚顺着山脊流淌，宛如融化的碧玉，为这片峻峭之地增添了几分静谧。

朋友指着最窄的一段路说，那就是刀背梁公路中最险的“刀片天路”，最窄处仅五米左右宽，旁边就是悬崖。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，不禁倒吸一口凉气——如果说行驶在这样的路上，需要驾驶员足够的勇气和胆量，那么修这条路，则需要决策者和建设者们更大的气魄与智慧。

常言说，最好的风景往往留给攀爬到顶峰的人。我们稍作休息，徒步向群山之巅挺进。在朋友娓娓道来中，我知道了刀背梁的前世今生。

原来，在大堡梁风电场建设之前，刀背梁就是一条普通山脊，长年山风肆虐。2015年为建风电场，方便设备运输，决定在山脊修一条路。然而，七曜山属于喀斯特地貌，山势起伏大，悬崖峭壁多，山脊宽窄不一，建设难度非常大。刀背梁公路全长不到20千米，最窄处只有5米左右。公路的最高峰与最低峰落差竟达250米。其中最险要的一段路就是大堡梁风电场内约1.5千米的“刀片天路”。我曾在《中国电力报》看到，据说为了贯通这段路，工人们花了整整7个月时间。贯通后还必须对山脊再“削”平作降坡、填埋处理。即便如此，仍有两处路段宽度不足4米。山高路险挡

不住工程师们的智慧，通过多次论证，工程师们决定用混凝土和钢筋浇筑制作长6米、重约11吨的预制梁，像铺铁轨一样铺在已有路基上。这种工艺不仅大大缩短了工期，还节省了筑路成本。路虽然通了，但险要的“刀片天路”和20多吨重的巨型风机部件，却让现场探路的司机们望而却步，承运公司不得不放出“英雄帖”。后来有一位胆大心细走南闯北的老师傅出面揭榜，最终在两台挖掘机的牵引、三台装载机的助推之下，如履薄冰通过了这段“天路”。

在推进风电场建设过程中，国网石柱供电公司功不可没。他们组织精兵强将，用最短的时间新建一条长约27.5千米的110千伏线路，通过这条线路成功接入220千伏南宾变电站，确保了大堡梁风电场如期投产，并将20台风机年产约2.2亿千瓦时的上网电量安全稳定输送至千家万户。

在观景平台，我们遇见了一位背着蜂蜜、黄精等土特产到集市售卖的老大爷。他告诉我们，这条因风而建的刀片公路，不仅解决了周边四个乡镇、十多个村子的出行难题，还打通了山货外销的通道，为

才第一次明白，人生最勇敢的成长往往伴随着最惊恐的那次孤立无援，一旦跨越了，从此就无惧生命的承担与守护。

修公路的挖掘机开进山村那年，老柚树已经伫立了二十七春秋。砍树的前夜，母亲提着煤油灯走向后山，灯影摇曳，映出树干上我系的红头绳，她抚摸树干时，树皮簌簌落下，仿佛在回应那些关于爱与苦痛的记忆。

清晨，锯子切入树干的声响像钝刀割肉，母亲蹲在树桩旁，指尖划过最宽的那圈纹路：“小女啊，这一年你刚出生，雨水太多，树倒是结了最饱满的果子。”她又指着最窄的一道树纹，声音有点发颤：“你爹摔断腿那年，这柚树也跟着病了，连叶子都瘦成纸，柚树通人性哪！”她开始哽咽，像是在诉说一位亲友的生平。

母亲将带疤的树皮贴在胸口，久久都舍不得挪开。这一幕几十年前的情景，让我至今难忘。

去年秋天，我走进名柚之乡梁平。剥开柚子的刹那，果肉的清甜裹着柚皮的苦涩，像父亲当年未说出口的苦，像母亲熬药时轻声的祷告。

指尖触到柚壳内壁的褶皱，仿佛又触摸到老柚树的伤口，那些凹凸的纹路里，我依稀又看见了八岁的自己，踮着脚尖，一步步爬上柚树。

望着满山柚树，我忽然觉得眼前的每一棵柚树都化作了母亲佝偻的脊背，枝叶在风中翻飞，将记忆剪成丝丝缕缕的岁月清影。

父亲扛着木梯，我攥着竹篮，月光与煤油灯的光晕，在老院子的柚树下忽明忽暗。“娘平安，幼子才心安。”这句话，是父亲摘柚叶时，亲口给我说的。

“柚”和“幼”谐音，父亲话中有话，他的用意，直到今天我才完全懂得。

当地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。过去困在山里的黄连、天麻、方竹笋及猕猴桃等农产品，现在通过这条山路走向了城里人的餐桌。到了夏季，前来纳凉避暑的人也逐渐多起来，农家乐得提前预订。曾经鸟不拉屎的穷乡僻壤，如今家家户户盖起了小楼，山坡上牛羊成群、蜂箱成排、黄连成片，满眼一派勃勃生机。

下山路上，夕阳亲吻着山风，把最后的残晖均匀地铺在刀背梁上。擎天而立的风机与暮色中的苍穹遥相呼应，旋转的扇叶如一位口技高超的艺人，时而发出羌笛般悠长的乐音，时而如风在诵经，又像山在吐纳。举手投足间，尽显白色巨人的力量 and 风度，定格成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。